

# 除了友谊还有什么 《维特根斯坦的侄子》



□邵风华

托马斯·伯恩哈德的身上有很多称谓,诸如阿尔卑斯山的贝克斯特、灾难作家、死亡作家、社会批评家、敌视人类的作家、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、夸张艺术家、语言音乐家等等,简直五花八门。这样一个写作者,注定了孤独终生,也注定成为体制的对抗者。“尽可能做到不依赖任何人和事,这是第一前提,唯有这样才能自作主张,我行我素。只有真正独立的人,才能从根本上把书写好。”这是他对写作的认识,也是对自己的要求。

托马斯·伯恩哈德十五岁的时候就从学校退学,在城外一个偏僻贫困居民区的一家杂货铺当学徒,在喜欢音乐的雇主鼓励下,他开始跟着一个歌剧演员上歌唱课,并发现了自己在音乐上的天赋。可惜好景不长,他在身患流感之后因为肺部感染被收容进了医院,开始长达一生的慢性病的折磨。在痊愈的过程中,他又得了肺结核,一次拙劣的手术却又损伤了他那个完好的肺。在这样的苦寂中,他开始阅读外祖父去世后留下的藏书,并以儿时的记忆为素材开始有意识地写作,“收拾关于自己往昔的旧痕”。

那么,你能够设想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风格进行自己的写作?对此他自己的说法是:“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自己写作的方式,属于我自己的讽刺风格,我的与众不同的刻薄形式,我自己特有的品味。”

1957年,伯恩哈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,诗集《在地球与地狱中》,此时,他刚刚离开医院,在萨尔茨堡的一家报社当文化记者和法庭记者。在另外两部诗集接连出版之后,第四部诗集《严寒》被出版商退回。为此,伯恩哈德隐居写作,利用七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一部与诗集同名的小说。小说《严寒》在大幅度修订之后,由德国岛屿出版社出版,旋即引起了激烈的论争,评论家们言词激烈,硝烟弥漫,再次将伯恩哈德打进“无底深渊”。绝望之下,伯恩哈德放弃了写作,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当卡车司机。所幸,在他陷入生存灾难和精神危机的时刻,传来他获得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的消息,用他的话说,“用一万马克奖金拦截住我那摇摇欲坠的生活”。他用这笔钱作为首付为自己买了一处破旧的乡村宅院,有了他居住和写作所需的“四面墙”。

对于文学奖,伯恩哈德充满了蔑视,尤其是对颁奖典礼极为憎恶,但他又不能不用奖金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“我憎恶那些典礼,那些仪式,但我却去参加;我憎恶那些颁发奖

金者,但我却接受他们的奖金。”为此,他更为厌恶自己:“我对金钱贪婪,我没有个性,我是一头猪。”也许只有他的第一次得奖是个例外,1964年他因小说《严寒》获得尤利·卡姆佩奖,他为之欣喜雀跃,因为那是他在困难和迷茫的时期得到的一次重要肯定。他的想法是在40岁之后,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,因此他把后来的乔科尔文学奖奖金捐给了监狱。伯恩哈德一生获得了数十种重要奖项,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,以及奥地利国家奖。70年代中期,他还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,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文学奖的态度,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。2004年,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:“如果伯恩哈德活着,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,而不是我。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,我们是他的遗产。”

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存和社会现实是奥地利文学的传统,伯恩哈德则是这个传统上最为坚定和锐利的批评家。他作品的主人公或叙述者都是一些孤独者,疾病患者,不被社会理解的个体,他们生活困窘,与死亡密切相关或相互拉扯,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(音乐,哲学),却孤立、无助。伯恩哈德通过他作品中的人物说,只有把世界和其中的生活弄得滑稽可笑,我们才能生活下去。在论述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时,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:“伯恩哈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。在主人公的执迷和激情方面还有卡夫卡的影子,如他们对绝望和荒谬的反抗。”

在他的所有作品中,《维特根斯坦的侄子》显得像个异类,书中文字常常包含情感和褒扬之词——因为这本书是献给他最好的朋友,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的。在保尔过世两年之后,伯恩哈德回顾了他与保尔相交相知的过程。保尔具有无与伦比的音乐天才,但却罹患精神疾病,并和他的叔叔维特根斯坦一样,被路德维希家族视为家族的叛逆和耻辱。伯恩斯坦深情并深入地分析了保尔叔侄的不同,在他看来,保尔同样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,不同的是,他的叔叔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发表出来了。保尔在精神病院的时候,伯恩哈德就在相距不远的肺病病房。除了控诉社会对保尔这样的天才的扼杀和摧残,伯恩哈德还无情地剖析和自我检讨:由于害怕直接面对死亡,他经常不去探望身体日渐衰弱,将不久于人世的朋友,并为此深深痛苦。当然,无一例外地,他在书中仍然对奥地利这个国家,尤其那些掌握权力者进行了无

情的批判。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基本属实,使人难以区分这是作者的回忆录还是虚构作品。

伯恩哈德可谓是故事的破坏者。他的叙事性作品取消了情节和戏剧冲突,而代之以思想的冲突,哲学的追问和对于艺术的思考,包括对国家和人民的批判。因为在他看来,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,而在于怎么写。他关注人的内心世界,而不是外在的现实生活,他思考的是关于存在的最根本性的问题,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实而不是另外的世界。因此,他利用重复、夸张、变形、幽默、讽刺等一切有利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。“为能理解,我们必须夸张,唯有夸张才能看得清楚。”只有在夸张的镜头之下,才能纤毫毕现地照见人性中的瑕疵。伯恩哈德有着极高的音乐修养,加之他的诗人和戏剧家身份,使他有将音乐性十分自然而优美地注入他的散文性作品之中,诗歌的语言、音乐的旋律,仿佛乐段的重复和间奏,使他的文字读起来让人如痴如醉,不忍释卷。伯恩哈德写过至少18部戏剧作品,而他离世之后,一些重要的散文性作品亦被改编为戏剧在世界各地搬上舞台,这恐怕与他作品的语言和结构上的音乐性不无关系。评论家达默劳说:“对语言的怀疑使他创造了独特的语言风格……可以说伯恩哈德是20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大师。”伯恩哈德的叙事性作品,由于以上种种特点而难以归类,往往被称为“散文性作品”,而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小说。

伯恩哈德曾说,他“从未写过小说,也从未想写什么自传”,一方面,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写作,另一方面,他也没有必要去杜撰,因为现实本身就够丑陋的了,只需要把它集中和凸显出来。因此,最重要的是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,以形成他那引人入胜的语言之流。也因此,他不无自傲地说:“我的写作方式在德作家那里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写作使他为德语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他刚刚发表《严寒》时,著名作家巴赫曼说:“多年以来人们在询问新文学是什么样子,今天在伯恩哈德这里我们看到了它。”被称为德语文学教皇的著名评论家赖希·拉尼茨基说:“最能代表当代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,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德语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。”拉尼茨基还提到了“伯恩哈德型作家”这样一个概念,指出包括耶利内克等在内的诸多著名作家,经常在伯恩哈德的影响下写作。这一群体还可以延伸到匈牙利的凯尔泰斯,土耳其的帕慕克等人,帕慕克说:“我欠伯恩哈德一个人情。”

想到死亡,一切都是可笑的

——托马斯·伯恩哈德



托马斯·伯恩哈德 1931—1989

奥地利最有争议的作家,这位以桀骜不驯著称的“是非作家”,在欧洲尤其是他的故乡奥地利,曾多次因批判现实而引起轩然大波。确切地说,他是位夸张艺术家,擅长在无法讲述故事的边缘讲述故事,懂得用夸张使生存变为可能,以幽默使世界变得可以忍受。伯恩哈德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严寒》《历代大师》,剧本《鲍里斯的生日》等。他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,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毕希纳文学奖、奥地利国家奖等。

## 作家评介



卡尔维诺

伯恩哈德是世界上最具有价值的作家。



苏珊·桑塔格

伯恩哈德的散文见证了一个“拥有崇高艺术且对道德持严肃态度的欧洲,其重视内心生活和心灵感受的传统,以及那既不可通过任何电子技术强化,也不是由机器可以复制的心灵的探索,具有极高的价值。”



耶利内克

如果伯恩哈德活着,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,而不是我。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,我们是他的财产。



《维特根斯坦的侄子》  
作者:托马斯·伯恩哈德  
上海人民出版社  
2014年6月

作为伯恩哈德作品系列的第一卷,本书包含了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。《波斯女人》:关于爱情、报复和死亡的故事;《维特根斯坦的侄子——一场友谊》:关于友谊、理解与死亡的故事;《制帽匠》:关于亲情、尊重与死亡的故事。他以极富音乐性的文字,犀利的夸张、重复和幽默,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,痛苦与冷漠,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,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艰难。